

人民藝術叢刊

4

報告文學

王 匡 著

躍進大別山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編選

上海雜誌公司總發行

1949

人民藝術叢刊

躍進大別山

王 匡 著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版

躍進大別山

人民藝術叢刊

著者 王 匡

編輯者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

發行者 張 靜 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 中正東路廿九號
漢口 交通路
長沙 府正街
昆明 武成路

前 言

民國卅六年（一九四七）七月——人民解放戰爭第二年的第一個月，劉伯承、鄧小平兩將軍率領的人民解放軍，在毛主席英明的戰略方針指導下，渡過天險的黃河，以連續不斷的作戰，二日至二十八日，於魯西南之鄆城、鉅野、定陶地區，殲滅國民黨匪軍九個半旅及四個整編師師部，斃傷俘敵六萬餘人，勝利地揭開大反攻的光榮序幕。

八月七日，大軍即揮戈南下了。經越黃泛區、沙河、潁河、洪河、汝河、淮河，千里躍進至大別山，又不到二十天的時間，以秋風掃落葉的氣勢，攻佔了豫東南、鄂東、皖西大部縣城，直迫長江沿岸，完成了戰略展開。緊接着，陳毅、粟裕兩將軍率領的解放大軍南越隴海，陳賡、謝富治兩將軍率領的解放軍反攻豫陝。三支強大的反攻大軍，在中原形成了戰略犄角之勢。

這三枝大軍的南進，就根本改變了整個內戰形勢，不僅粉碎了蔣介石匪軍進攻解放區的陰謀，而且

使它們從此處於被動的戰略防禦，一天一天走向死亡；人民解放軍則從此轉入戰略進攻，奠定了全國勝利的基礎。這是中國人民解放歷史上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大別山的躍進，就是這樣一個極可紀念的歷史壯舉。

記者隨軍南下，目睹我軍奮勇前進的勇猛姿態和深入國民黨統治區進行無後方作戰的不怕艱難險阻的精神，以及新區廣大人民和游擊隊對我軍的熱誠幫助與愛護，內心異常感奮！當時因行動頻繁，常處於六十一—一百里的不斷奔馳中，想記下些什麼都頗感困難。現在，時間已經過去近兩年了，革命戰爭的勝利發展，更是出乎意料的快。而這個人民戰爭的戰略根據地——大別山，在我軍民的艱苦卓絕的堅持下，勝利的紅旗已永遠飄揚了。這些勇敢的英雄們，正繼一個躍進後又一個躍進，從勝利更走向新的勝利；但他們所寫下的每頁的光輝史跡，在人民心中將都永遠是那麼新鮮的。所以，我也很願意將已往的幾篇隨軍札記搜集整理，望藉此能提供出一些真實的事例或影象，並作為這個偉大的歷史壯舉中的一點小小紀念。

作者 一九四九、六、二十

目 次

躍進大別山	1
一 當夜色降臨的時候	1
二 蔣匪的泛濫戰術	3
三 橫跨隴海綫	5
四 挺進沙淮	6
五 強渡汝河	8
六 「天助」渡淮	9
七 草鞋、大米、小路	10
八 老蘇區	12
九 游擊兵團	13
十 游擊生活二十年	15
十一 捕捉戰機	17
十二 皖西行	18

南征散記	21
一 過黃汎區	21
二 夜宿前張營	22
三 北向店的早晨	23
四 進入大別山	23
進軍江漢	25
一 西越平漢綫	25
二 追擊下	28
三 襄河南岸	29
四 攻入安陸城	31
五 「總體戰」	32
六 勝利的堅持	34
蔣管區農村見聞	37
一 湖北蔣匪的「役政」與「糧政」	37
二 記蔣家朝廷的一個統治細胞——鄉公所	40

躍進大別山

一 當夜色降臨的時候

我們記者團一行六人，是在七月底到達魯西南前綫的。

在想像中，殲滅蔣匪九個半旅的大戰場，它一定是炮火連天，烽煙四起的了，但是，在大白天，給人的印象却並不如此。

在廣漠的綠野裏，在平直的大路上，以及在樹林蔭蔽下的大小村莊內，看不見大量軍隊的行動和軍需品的忙碌運輸，聽不到轟隆的大炮聲，緊密的機步槍聲或人喧馬嘯聲，連担架糧秣之類的戰時勤務工作，也不多見，反之，有時還只看到一輛輛的牛車，拖着二三十斤重的大西瓜、黃梨、紅棗，趕着上市，偶爾也遇到成羣的農民，不過他們是到黃河岸邊去修堤搶險的。要不是天空中不斷地傳來「嗡——嗡」的敵機聲，及火綫傳來稀落的爆破聲，使人還不知道這是個大戰場呢！我們尋找劉鄧前綫司令部時，從門口走過去了，還不知道，因為那裏還看不出一些戰時指揮部的樣子。

真是那麼令人難以想像的，一切都似乎在沉睡著，和激烈的戰鬥狀態比較起來，這簡直就是死一般的靜寂了。

蔣匪的美式機，整天的在空際迴旋，說為尋找目標，不如說是漫無目的地雲遊吧，在這個青蔥的世界裏，原野與村莊，大路與河流，都和平常一樣，能找到什麼特徵呢？牠們常在大路上掃射行人，在小集鎮上扔彈，這是對無辜的平民散佈仇恨的種子，不是什麼戰鬥。

可是，當夜色降臨的時候，一切，都像突然的變化了！

無數的人，無數的馬，無數的車輛，無數的行列……從村莊上，從叢林中，從大路上，從四面八方……匯集而來，看哪！到處躍動着人流！到處躍動着人流！像潮水泛濫似的，浸浸着整個黑夜的原野。在平靜的世界裏，忽然出現了千軍萬馬，這是一種不可捉摸的藝術，是戰爭史上的一種奇蹟。

我曾在一個晚上，選擇一個靠近路旁的小高墩，過細地檢閱了一下這支突然出現的隊伍。最引我注意的，是拖着榴彈炮的十輪卡，吉普車和彈藥車組成的車炮大隊，當牠們從隊伍中穿過去時，銀白的電炬，交相輝映，把原野都照亮了。戰士們總是笑着迎接牠們，他們身上的機槍、步槍、刺刀，在燈光下看起來，和高粱桿子一樣，密密叢叢的樹立着，他們還笑車子走得慢，大聲喊着「加油！」成百成千的大車隊，是在隊伍的後面走的，馬蹄聲外，還夾雜着太行的翻身小調，這是趕大車的同志唱出來的。還有，那成千成萬的參戰民工，他們也跟隊伍一樣有次序的前進着，他們有的抬着担架，有的抬着剛從羊山集繳來的勝利品，在星光下，還可以看到他們一個個穿着白色的單衣，哼着「一二」「一二」的口令，左手隨着整齊的步伐有節拍的擺動着。

整個大平原都活躍起來了！整齊的步伐像在黑夜裏歌唱。

我們的部隊就是這樣的迅速運動着，愚蠢的敵人還在鼓裏呢。我們全部過了黃河，敵人還以為我們只有萬把人，想不到我們一下趕到了鄆城、定陶，將守敵五十五師等部全部消滅了，我們到了鉅野一帶，敵人六十六師還以為我們在定陶，結果又被我全部殲滅。

二 蔣匪的泛濫戰術

七月天，黃河北岸，田地都長着好莊稼。展眼一望，綠油油的一片，多麼可愛！但是一到了南岸，便是一幅枯萎凋零的圖畫。只隔一條黃河，雖然氣候人情一般，由於政治條件的不同，竟然如隔天地。

匪軍劉汝明部控制着黃河南岸，除兵丁糧欸的無厭抽剝外，還在大小堤壩上挖了工事，我們剛過河時，堤上的明碉暗堡，朗然在目，鄆城仲堦堆險工，過去民主政府積聚的木樁資材，匪軍到時，已將其焚毀了，約二百尺的堤壩上，即被挖有十六道一公尺半寬的深阱和兩個暗礮，堤都給挖透了，在劉汝明匪部的淫威下，人民不但無心於稼穡，而且還有因堤壩傾塌而至喪失生命之憂。

解放軍來後，居民即以全力修堤搶險，才在解放軍過河的第二天內，即有十萬人上堤，我們從修堤的地方走過，看到密集的人羣，像螞蟻搬家一樣，有的忙着搬運木石，有的忙着挖泥送土，打樁的打樁，計工的計工，大小車吱吱喳喳的叫喊着，喧嚷之聲，十里可聞。一堆一堆的，無數黑白點在波動着，千百萬個長久被蔣匪壓榨下的生命，在為生存而鬥爭。

但是，蔣匪在被殲九個半旅後，陰險的計劃又被想出來了，他們想決堤放水，蕩平魯西南，淹死老百姓，趕走解放軍，即用所謂「泛濫戰術」。蔣匪一面以飛機輪番轟炸掃射修堤員工，一面又派兵搶佔堤岸，挖堤放水，壽張之孫口，崑山之國莊，張秋之陽城埠等險工，修堤民工均遭掃射。蔣介石還親自坐了飛機到黃河堤岸上視察。八月二日，黃河水位上漲兩公尺，蔣機即晝夜不停的狂炸鄆城之仲堦堆險工，每次來二三架不等，晚上投下大批照明彈，尋找搶險員工，一連狂炸四天之久。壽張南岸的楊集險工，壩頭及壩基被洪水刷去二公尺，民工正在搶修時，又遭蔣機掃射，與此同時，匪軍劉汝明六十八

師的兩個團和騎一旅的一個團，又強佔荷澤以北的臨濮集，將該集以西的江蘇壩險工橫木破壞三處，挖堤丈餘，在滾滾的黃流中，可以看到被破壞處之林樁，隨水流下，形勢是多麼的危急！

蔣匪挖堤放水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今天傳說水流已到了那裏，明天又傳說到了那裏，人們又氣又急，農民們急急忙忙的趕着牛車，拿着鋤頭鐵錘，以村爲單位趕做防水城壕，他們見到我們就說：「同志，可不能讓敵人把堤挖了呀！要鬧災哩！」

劉鄧司令部對此關係數百萬人民生命財產的重大事情，是極爲關注的，該部會對臨濮集的蔣匪發出以民命爲重的勸導，並且答應只要他們不破壞堤壩及老百姓修堤，解放軍可以不在那裏作戰，但這未得到真實的答覆。

三十日的下午，臨濮集前綫即傳來一陣陣轟隆的炮聲，參謀人員說，這是解放軍給劉汝明匪軍的警告，這炮聲當時也給老百姓以極大的喜慰。

第二天，張際春副政委，給我們看一個電報，上面說：

「劉伯承將軍野戰司令部發言人，頃對蔣介石劉汝明等殺人兇犯破壞黃河堤岸之罪行，提出緊急警告稱：蔣軍迭次破壞河堤，罪惡滔天，劉汝明部六十八師兩個團，與騎一旅一個團，復於七月二十九日侵佔荷澤以北之臨濮集，強行掘堤，幸經我河防部隊擊退，並協助當地人民緊急修復，未釀成巨災，蔣賊在其賣國軍事遭連慘敗無可挽救之後，竟出此喪心病狂之毒辣手段，決心毀滅沿河數百萬人民之生命財產，而劉汝明亦竟忘記自己是華北人，不顧其祖宗墳墓及桑梓父老兄弟之生死，悍然執行蔣賊亂命，實令人髮指。發言人稱：我們嚴重警告主犯蔣介石及劉汝明等，今後如因彼等繼續破壞河堤，或阻礙修堤，而引起黃河決口之慘禍，不論主犯蔣介石及執行破堤負責軍官，必將交給人民審判，嚴加懲辦。即令逃至天涯海角，亦必通緝歸案。即其本人死亡，其子孫亦須負責任，發言人最後並向聯總提出抗議。

稱：聯總不採取有效辦法防止此種暴行之發生，自不能辭其應負之責任。」

五天以後，我們就開始了歷史上偉大的向南進軍。

三 橫跨隴海綫

「打到長江邊，重建鄂豫皖解放區」這個偉大的戰略任務，我們早就預定好了的，但愚蠢的蔣介石，一絲兒也看不到。

在泛濫戰術未逞後，蔣匪又佈置了圍殲我們的陰謀，一路由王敬久率領自東往西壓，另路由羅廣文率領自西往東壓，兩路大軍，構成兩個大鉗子，想把我們夾住。另外，又從山東緊調整五師，奪守黃河各渡口，免得解放軍再往「北竄」，自然，他是沒有預料到解放軍會向南走的，因為這樣會與華北解放區隔斷，遠離後方作戰，增加不少困難。倘若解放軍竟走這一步，那是「被迫南竄」，蔣匪便以為「得其所哉」了。

本來，羊山集戰鬥後，我們休息了十幾天，論兵力，論士氣及其他作戰條件，是完全可以澈底乾淨地吃掉敵人的一個鉗子的，但為了重大的戰略任務，只好把這機會放過。八月七日晚，這支能征善戰的常勝野戰大軍，開始離開奮戰經年的冀魯豫戰場，奔向南方了！

兩天以後，我們已走了近二百里的行程，待九日收復了單縣城及進至該縣西南的青堌集一綫時，才聽說鄆城一帶敵人懊喪地「會師」了。

十二日的夜，是一個火花燦爛的夜。這只有在抗日時期的百團大戰中才見到過；一百多里長的鐵路綫上，同時打響了。炮火發出弧形的閃光，亂划着這黑夜的星空，接着就是一陣轟隆的爆響，各大小車站上的彌樓，卜卜剝剝地燃燒着，映出一團一團的紅光。這樣的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把敵人嚇得發昏，我們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拔除了

障礙，打開了馬牧、張閣、柳河、小壩等車站，包圍了商邱城，分成十幾路，就在該城東西百多里寬的平面上，橫跨過隴海綫。

過路後，前哨部隊一直南進，當夜解放寧陵、睢縣，將該地的偽保安團掃個乾淨，北面的蔣桂匪軍，有一部到了曹縣以南，經阻擊後，即紛紛回竄，十三日的早晨，我們在商邱以南約五十里的韓信店宿營。

離開冀魯豫戰場後，大家不覺有些感到陌生（雖然第一次隴海戰役時來過一次。）但紀律却特別好，當天我們是經過八十里的夜行軍才到達宿營地的，沿途的西瓜、棗子、梨子很多，主人雖然不在了，可是，誰也不去摘些來吃，從園中走過時，香熟的大黃梨碰上戰士們的臉了，他們總是開玩笑地說：「要我吃你嗎？鬼東西！對不起，咱可沒有票子哩！」

四 挺進沙淮

打過隴海線後，我們並沒有停留，夜以繼日的奔向南方；北斗星夜夜落在後面，天亮了，晨曦的太陽，將左臉照得發紅。

當我們迅速地通過鹿邑以南至項城間的黃泛區以後，蔣匪軍南下的十幾個旅的兵力又被我們扔在更遠的北面了。但是往南走搞些什麼名堂呢？蔣介石的估計却一錯再錯，我們過了隴海線，以為是「不能北渡黃河而南竄」，過了黃泛區，他的想法是「不能北返，盤據沙淮」因此，一面出動大批空軍，日夜巡邏和轟炸沙河各渡口，以阻我渡河，一面急從平漢隴海抽兵南追，按老蔣的如意算盤，我們就要在沙淮地區被殲滅。

這是一個大競賽，整十師、二〇六師、整三師，……沿平漢線南下，先頭部隊已到周家口了，跟我們是「齊頭並進」，他們有些坐的是火車、汽車，我們靠的是兩條腿，經過幾天的行程，敵人還是丟了

隊。

十八日的夜晚，我們很容易就過了寬約百米的沙河，在深夜裏敵人的飛機還成羣結隊的嗡嗡而來，成串成串的照明彈，懸在半空，講句實話，這樣的夜晚也實在好看，雖然炸彈有時也散落在看不見的田野裏。

浮橋是用幾十艘大木船架起來的，矗立的船桅，排成一綫，橋上平闊可通汽車。船家說：「天一亮，這座浮橋就沒有了，各船隻分散停泊，目標不顯，天剛黑，大家靠攏就成了這座橋。」言語間，十分表現出他們的英雄和智慧。

敵人行動的遲緩，給我們以休息的機會，連日以來，我們走過水泥及膝的黃泛區，是有些疲勞的，因此決定在沙河以南休息一兩天再走。

× × × ×

沙淮地區，本是一片好天地，米麵高粱，所產甚豐，但因地當豫皖交界和兩河之間，在國民黨統治下，形成兩不管（做「好」事）和兩都管（做壞事）的現象，政治壓制和經濟剝削都很嚴重，人民對國民黨的仇恨也很深。

有一首民謠，正是沙淮地區的一幅農村寫照：

「紅日西山下，	農夫荷鋤歸，
窮年忙到晚，	尚無禦寒衣，
子女鬧飢餓，	妻愁無粒米，
官廳着支差，	涕淚也得去，
如若稍反抗，	雙手具綁起，
一日一吊打，	最後送監獄，
牢籠堅如山，	僅容一立足，
一週無一飽，	口渴不給水，
骨瘦逾過柴，	臨死沒有蔭，

民怒羣騰沸， 持槍來起義，
打倒縣政府， 見官就槍斃，
間有來求饒， 管他媽的屁。

從這首民謠中，也就告訴你，爲什麼沙淮地區的人民，這樣歡迎和熱愛他們自己的軍隊——人民解放軍了。

五 強渡汝河

敵人並不全是龜步前進的，匪軍八十五師吳紹周——他自稱爲「領袖的小寶貝」——部，却不自量力地竟然趕到了前面，控制着汝河，演出了一幕螳臂擋車的醜劇。

汝河的河面，才不過四五十米寬，但水深不能徒涉，兩岸較北岸稍高，易於控制。

我們原定計劃是要在二十四日白天渡河的。八月二十三日晨，匪軍八十五師的三個團、十五師六十四旅的一個團，先行佔領了南岸的汝南埠、東西垣莊、陳砦等周圍二十餘里的河岸與村莊，解放軍的先頭部隊亦於同日午前到達，「兩軍相遇，勇者勝」，於是便對汝河的渡口展開猛烈的爭奪戰。

炮戰開始了！約經過三小時的猛烈轟擊，敵人在河沿新構築的陣地被摧毀了，突擊部隊即游水搶過河去，午後，我即將匪一部擊潰與逐出，奪得寬約五華里的橋頭陣地，將匪主力壓縮於離河數里的村莊內，敏捷地架好了浮橋，黃昏時分，吳紹周又集中兵力，妄想構成一個環形包圍陣地，進行反撲，但是，敵人這一企圖，正好給我們一個打擊的機會，在遭到重大傷殺後，敵人縮回村莊內去了。

「很久都未找到他們了，這回該不會落空！」戰士們都這樣說。

黑夜是在暫時的沉默中過去，白天敵人的炮彈亂射到鄰近的村莊內，稻草堆在晚間仍餘焰未息。這種突然沉寂下來的現象是大戰以前

常有的。

二十四日黎明，解放軍某部僅以一陣炮火，即接連拿下了敵人村外的幾個陣地，並將疲憊的敵人——他們一個晚上未睡覺——分割包圍起來了，敵人只各固守一處，集中火力向着河沿射擊，圖阻我後續部隊過河。

當我們的部隊開始將敵人包圍以後，大隊人馬便在炮火聲中順着浮橋通過。敵人的六〇炮彈密集地向我們射來，但毫不能影響到這支前進的行列。戰爭是激烈的，河兩岸的淤泥隨着彈片飛舞，河兩岸的垂楊，枝葉被子彈打得四處飄落，但是，鋼鐵一樣的隊伍，依然井井有序地通過去……上午八時二十分，敵機來了，輪番轟炸浮橋，但在我的射擊下，不能低飛命中，地面上的敵人，在我包圍監視下，仍縮成一團，不敢動彈，前進的隊伍仍川流不息……

下午，敵人不能支持了，在敵機掩護下紛紛向後突圍，「偷雞不到虧把米」，給我們打死打傷了四百餘人，殲滅了一個輜重營。敵人本來是來堵擊我們的，結果到成了我們追擊的對象，這又是老蔣的「小寶貝」的光輝戰例之一。

六 「天助」渡淮

廿五日，從彭店沿着公路往南走，黃昏時分，踏着霏霏的細雨進入淮河岸邊的息縣縣城。守城偽保安團隊，已逃之夭夭了，這是國民黨匪軍去年破壞停戰協定，侵佔中原解放區的第二個縣城（第一個是光山）入城後，燈火螢螢，用不着說，老百姓是很熟悉我們的，很多人跟我們說「共產黨」和「紅軍」，這在河南其他各地還不多見，有家藥材店的一個老先生對我說：「湖北的董必武是人中之傑」，他說是在武昌見過董老的，又說見到了我們，有「他鄉遇故知」之感。

淮河在這裡是條面闊底淺的沙河，平時人和牲口都可徒涉，黑夜

中，藉河邊上的點點的燈光，可以看到成千成百的木筏和木船，穿梭往來，此時，劉鄧兩將軍也親自為過河事而忙碌地計劃着，我們記者團一行，坐了一個船，天大亮了，到達南岸，當我們上岸時，劉伯承將軍站在河邊囑咐道：「往南走十五里，在仁大莊一帶休息」。我們邁開脚步以後，他又說：「呵——仁、大、莊，不要記錯了，前面的警戒部隊不多呀。」隨處都表現出他的細心周密和體貼入微。

我們整個隊伍是在廿六日過完了河的，第二天，河水忽然暴漲，水流湍急，不但人馬無法涉水，即舟楫亦難往返，蔣匪的尾追部隊這時恰恰趕到河邊來了，眼看着這條怒吼着的洪流，擋住去路，於徒喚奈何之餘，只好對我們「拱手相送」了。老百姓都說，這是「天意」是人民解放軍的「洪福」。

據後來俘獲的蔣匪官員說，解放軍迅速過了淮河之後，蔣介石打了電報痛責他們：「讓共匪輕易渡淮，殊屬可惜，是國軍之恥」云云。

京滬一帶的報紙，也曾多次的警告過，「不要讓共匪竄回大別山，這是最危險的一着!!」美帝國主義也為此而着急，但正在他們惶惶不安之時，人民解放軍的旗子已插在大別山上了。

七 草鞋、大米、小路。

八月二十九日，是個萬里無雲的大晴天。我們羣集在大別山的山麓，聽鄧小平政委的報告。他說，經過二十天的行軍，我們勝利地到達目的地了，開始時，敵人無遠大眼光，以為我們的南下是被迫的，只把十幾個旅的兵力，用「送行」的方式尾我南下，蔣匪的如此短視無知，正大大地幫助了我們完成戰略躍進的任務。等到發覺我們是要到大別山時，已經是悔之晚矣了。他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有利條件：一是蔣軍已大大削弱了，比之去年在冀魯豫戰場時，敵人已被我殲滅了